



人文齐鲁

文/李耀曦

老舍致赵太侔佚信，揭示鲜为人知秘闻

老舍与山大未了情

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

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寓居黄县路12号的老舍,当起专业“作家”,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初名《选民》)、《小人物自述》等大量文学佳作。而闭门写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了与原山大同仁之间的密切联系,亦时有昔日学生登门造访,直到1937年8月11日,北平沦陷,青岛危机,才又重返济南齐鲁大学,结束了这段与山大的碧海情缘。

随后的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那么,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一个如今鲜为人知的谜。然而,笔者发现老舍佚信一封,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请看,这封1947年老舍致山大校长赵太侔书——

碧海情缘异国书

118 W.83 Street (83大街西街118号)
New York City (纽约)
U.S.A. (美国)
5 Sept. 1947 (1947年9月5日)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于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暨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弛,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禱!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敬祝

时祺!

弟 舒舍予

这是一份抄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所书似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待□□ 太侔□□”。

老舍这封佚信中,涉及到三个人:“太侔校长”、“莘田”和“仲纯”。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次。

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

京人,与老舍同庚,且为小学同窗、“发友”、莫逆之交。老舍1933年在济南写过一篇小说《歪毛儿》,罗常培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却是拿我做题材的”。抗战之中,罗常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故而信中云“莘田每于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虽然内情不详,但据此信可推知,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礼贤下士,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的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8个学院16个系。

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允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故未能履约。

君子之交赵太侔

赵太侔(1889年—1968年),山东益都人,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赵氏确乎是个奇人。与之交密的梁实秋说他,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可以和客人相对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佛亦奈何他不得。“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

另据云:赵太侔在济南的时候,鲁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由南京来,特意登门看望这位晚辈,岂料赵氏半晌无语,两人相对默然,唯静坐吸烟而已。令老丁出门后诧异莫名,大感费解。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颇感这位赵某人“架子太大”,毫不把本主席放在眼里,心中甚为不快,故在掏经费时也很不痛快。当年山大虽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出自本省。赵氏最终被迫辞职,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

老舍何时认识了赵太侔?此前两人有无交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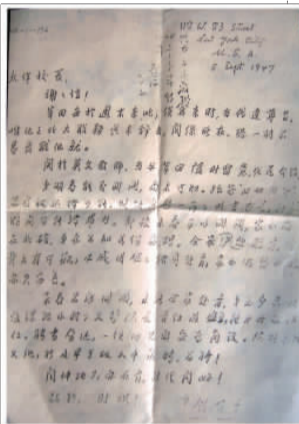
关于这一点,至今未见史料。但可大体推断,当为两人同在济南的时候。

因为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为“北大、哥伦比亚”双料同学的赵太侔,时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教育厅秘书和“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认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老舍从济南拉到了青岛。

那么,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老舍,是否与赵太侔还有交往呢?答曰:也是有的。当时老舍在



▲赵太侔



▲1947年老舍致赵太侔佚信。



▲老舍在美国与罗常培合影。

▼1949年老舍(右三)回国途中,在香港接受原齐大挚友侯宝璋教授(右二)宴请,与其一家人合影。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干事,赵太侔在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两处都在重庆北碚,两人见面较易。而老舍抗战通信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舒济《老舍书信集》)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老舍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信中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太侔先生”并非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是豪士之交浓如酒——两人乃是交情匪浅的“酒友”。

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早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这也就牵出老舍的另一位酒友,即此佚信末尾所云:“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古道侠肠仲纯兄

仲纯,即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青岛山大校医务室主任。

老舍这位“仲纯兄”,虽名不见经传,但身世经历非凡,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陈独秀当年书赠他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字叔纯),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同乡世交,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和尚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的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陈大哥,遂接陈氏一家到他所在的江津去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叔侄帮着江津县政府料理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山东省文化局长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他能重回“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寻找南下记忆” 征文启事

作者简介:李耀曦,济南人,某高校教授、作家,网名半湖居士,著有《老舍与济南》、《品读济南》等。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们把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了炽热的南方土地上,他们的人生故事融汇在了共和国金色的史册里——他们,就是被称为“南下干部”的那群人。

建国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根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具体安排,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及江南其他各省,接管南方大中城市,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清除除霸、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拂去岁月尘沙,今天的

我们依然被他们当年气吞山河的勇气所震慑,也依旧能触摸到他们当年改天换地的脉动。虽然他们正在逐渐衰老、暗淡、消隐,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也不可能忘记他们。

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即将开拍以山东南下干部经历为题材的长篇电视连

续剧《南下》之际,本报特推出“寻找南下记忆”栏目,征集关于山东南下干部的回忆文章、老照片,同时欢迎提供相关线索。

投稿及提供线索请发至以下邮箱:qlwbkx@sina.com